

山西平顺 “父子村医”接力 56 年 守护一方百姓健康



王文吉上门为村民测量血压。

季春时节，太行山上春意盎然、生机勃勃。平顺县东寺头乡七子沟村村医王文吉一大早就来到村卫生室，忙着梳理村民健康信息。每天早上准时来卫生室，是他多年来的习惯。这种习惯的养成，是受父亲王康生的影响。

父亲王康生在村里从医 15 年，1984 年，王文吉从父亲手中接过七子沟村村医的“接力棒”，从“赤脚医生”到乡村医生，从父辈“一根针，一把草”治病救人，到标准化村级卫生室建成，王文吉与父亲见证了乡村医疗卫生条件的显著改善，56 年接力守护村民健康。

一根长扁担，挑起守护乡亲们健康的责任

在王文吉家中有一根扁担，是父子两代村医医者仁心的传承和见证。

七子沟村地处太行山脉深处，山高路险。父亲王康生年轻时凭着兴趣爱好自学医书，成为这个偏远山村中唯一的“赤脚医生”。

那个年代，医疗资源匮乏，为了保障村民们的健康，王康生定期前往县城的药材公司采购药品。然而，从村子通往外界的道路尚未开辟，每次出门，他都要迎着晨光、挑着扁担翻山越岭，来回几十公里，一去就是一整天。

王文吉回忆起父亲吃过的苦，满是心疼。但他永远记得父亲叮嘱过的话：“村里乡亲看病不容易，咱得对他们负责。”

初中毕业后，王文吉开始跟着父亲学中医。然而，跟着父亲干了三四年，眼见同龄人都外出务工，王文吉心里打起了退堂鼓。说起此事时，王康生正默默地擦拭着那根用了多年的扁担，半晌，终是忍不住了发了火：“都走了，村民谁来管？”

父亲少有的一次发火，点醒了王文吉。1984 年，他坚定地留了下来，走上从医之路。“父亲很高兴，他将那根扁担交到了我手上。”王文吉说，沉甸甸的扁担扛在肩上，走着父亲走过的山路，他终于理解了父亲多年的不易与坚守。

通过刻苦学习，半路出家的王文吉通过专业考试，拿下乡村医生资格证和执业证，成为一名“正经八百”的中西医结合医生。

2020 年，黄崖沟村、谷恋铺村并入七子沟村。王文吉要负责的患者更多了，要跑的距离也更远了。

平顺县卫体局给每个村卫生室配备了一辆电动车，王文吉骑着电动车穿梭于山野之间：“现在骑车去东寺头乡卫生院领药品，半个小时就到了，出门看诊也很方便。”

如今，那根扁担早已“退休”，但父亲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却深深烙印在王文吉的心里。

一本小册子，传递医者精勤不倦的担当

山中岁月静。患者少时，王文吉在卫生室学习。他有一本父亲传下的小册子，书页早已泛黄。“里面抄录着《汤头歌诀》，以前，父亲让我熟练背这本书，每天都考。”王文吉常常背到深夜，书搭在脸上就睡着了。

“书从厚读到薄，从薄读到厚。”日复一日，王文吉熟记于心、实践于行，里面的要点他“几乎拿过来就能用”。行医后，王文吉自己也准备了个小册子，记录患者身体状况、用药情况，这成了他经年不变的习惯。

学习是基础，长年累月的经验才是医生最宝贵的财富。

30 年前，村民李伏苍在山上修路，不慎从坡上跌落，头上鲜血直流。同行的村民赶紧跑回村喊王文吉，并告诉他伤者大概情况。

“当时手边正好有刚采摘的止血草药，我就装进出诊箱赶了过去。”王文吉回忆道，现场伤者已经意识模糊。他当机立断，将采集来的止血草药捣碎成糊状，涂抹在伤口上，并用干净的布料紧紧地包扎起来。

随后，王文吉和乡亲们合力将李伏苍安全地抬下了山。回到村中，王文吉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再次为李伏苍细致地清洗伤口，进行消毒处理，并及时缝合了伤口，配给适当的消炎药物，最终成功地挽救了李伏苍的生命。

这件事让村民们更加依赖和信任王文吉。对于王文吉而言，这次成功的救治经历，让他对生命更加敬畏。“父亲说‘活到老、学到老’，咱只有不断学习、不断实践，精进医术，才能救治更多的人。”

在七子沟村，65 岁以上老人有 118 人。王文吉每个季度入户为村民测量血压、血糖，及时排

查病情，除进行常规登记外，他还将一些村民的特殊情况记在自己的小册子上。

“申翠平患高血压，早期吃咧达帕胺，现在吃替米沙坦；桑姣风患高血压，原来吃硝苯地平缓释片，下肢浮肿，现换成咧达帕胺……”一页页、一行行记满了他对乡亲们的牵挂。

一间老屋子，安放乡村民有医可询的信任

父子俩配合瞧病的那些年，默契浸润着每一次出诊。渐渐地，一个老去，一个接棒，不知不觉间，完成了这个乡村诊所的“主场交接”。

早年的一间土坯房，就是“见证者”之一。

在王文吉的记忆里，小时候，村里条件很差，父亲在自家摆张桌子给人看病。“那会儿谁家人病了，来门口喊一声就成，父亲几乎都是上门看诊。有时遇上暴雨、冰雪天气，路不好走，但再远，父亲总要想办法到达患者家里，因此深受村民敬重。”

后来，村上腾出来间土坯房当卫生室，里面有一张桌子、两把椅子。父亲给人看病，望闻问切，耐心十足。也是在这间简陋的土坯房，父亲向王文吉传授着毕生所学的知识和经验。

父子俩在这里守护着山村，也收获了村民们微小却淳朴的谢意。时不时地，就有路过的村民把自家种的蔬菜、果子放下。父亲王康生看见，便叫王文吉把果子洗洗分给来看病的乡亲们吃。

长年坚守换来的是村民们的支持与信任。“文吉跟他父亲一样，心里时刻装着咱老百姓，大家伙儿哪里不舒服都会来找他。”

在王文吉看来，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，不仅是因为父亲和自己在村医岗位上的不断努力，更得益于长治市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。

随着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建设步入“快车道”，农村逐步建立起遍及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织牢基层医疗网底。2016 年，七子沟村新建标准化卫生室，设置基本公共卫生室、治疗室、药房、资料值班室，配备血压计、血糖仪等常规诊疗设备及观察床位，基本满足村级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需要。

如今，七子沟村卫生室又配备了电脑，小病不出村，家门口就能报销，真正让群众看病更加便捷。

卫生室装上电子医保系统后，王文吉花了三四个月时间自学电脑操作和医保系统使用方法，他把每个药品名称写在本子上，让村里的孩子帮他挨个标注上拼音。“人老了，只能用这种‘土办法’办公。”他笑道。

听说王文吉还有两三年就要退休，很多村民坐不住了。“大伙儿都舍不得他退休，希望他能多干一段时间，培养个好的接班人，咱们就安心了……”

“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。”此时此刻，王文吉愈加理解父亲对自己的深切期望，以及对乡亲们的深厚感情。“退休以后，只要村里用得上我，我就一直看下去。”说话间，又有村民的求助电话打进来。王文吉背上出诊箱，向乡间小路走去……

（黄新 徐姗 文 / 图）

村医土青加



资料图片

进入 4 月，青海湖畔吹起的风，又干又冷。在铁卜加村的草场上，砂石路延伸向天际。草甸间，一个朦胧的身影慢慢移动，然后走进另一家牧户。

“那就是村医土青加，天天在村里给牧户就诊呢。”顺着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石乃亥乡卫生院院长华藏手指的方向，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艰难跋涉的身影，夕阳下，那身影逐渐明朗。

铁卜加村，距离共和县城 200 公里，是石乃亥镇下辖的纯牧业行政村，辖四个社，居住着 326 户农牧民，共 1134 人，天然草场广袤。土青加，便是这个偏远山村的一名村医。

寒来暑往，风霜雨雪，铁卜加村的草场上，处处留下了土青加的足迹。因为地广人稀，土青加骑摩托车出诊的次数不计其数，他满腔热血为无数身患病痛的牧区群众，带去了健康与福音。

4 月 6 日，一个风沙天。见到土青加时，他身着整洁白大褂。“牧民居住分散，距村卫生室相对较远，这几天正忙着给村里的 61 名高血压患者体检。”土青加忙着为患者测量血压，我们翻开了他记录的健康档案。

档案显示，铁卜加村除了高血压患者，还有糖尿病患者 7 人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3 人、风湿类患者 47 人、慢阻肺患者 5 人，他们均已签约，档案中附录着相关体检报告。

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致力于让家庭医生成为牧民首诊医生，与辖区农牧民建立稳固契约关系，提供包括基本公共卫生、基本医疗、预约转诊、病伤康复、健康管理、长期照护等连续协同的健康服务，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。

铁卜加村有部分入户道路未硬化，崎岖难行，车辆行驶缓慢，甚至有些偏远山区没有手机信号，自从土青加成为村医后，村民有紧急就医需求，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进行初步诊断和治疗，全力守护村民生命安全，全村老少都亲切地称他为“阿克曼巴”。

跟随土青加，我们走进牧民羊吉老人的家。羊吉老人今年 72 岁，患有严重的风湿病，不能行走。见到土青加时，老人特别激动，尤其是土青加给老人关节敷藏药时，老人的眼睛里不断涌出泪水，双手合十向土青加表达最真挚的感谢。

说好去土青加的村卫生室，但是看着他背着出诊箱，这家进那家出，见到老人、小孩就询问身体状况、药是否按时吃、防疫针是否按时接种等，忙得抽不开身，我们不忍再打扰他。

车子依旧颠簸，1 个小时的车程后，我们终于到了铁卜加村卫生室。卫生室有 80 平方米，四室分开，配备了 100 种西药、55 种藏药及常用办公和医疗设备，可诊治常见病，开展四类六项中藏医适宜技术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卫生室如今接通了网络，通过县域医共体建设，群众已经能在卫生室刷卡取药，免去了此前需到乡镇卫生院的奔波，牧民也能在家门口享受县级、州级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。

华藏介绍，借助医改的春风，共和全县率先推行“先住院，后结算”“一站式”“一免七减”服务模式，监测户和一般贫困户住院报销比例分别达 90% 和 80% 以上，医保对不同人群免交或部分减免参保金，这无疑让土青加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。

采访快结束时，土青加依旧忙着向牧民开展健康教育，尤其是村里的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孤儿等群体，他还得上门体检，提供健康指导与咨询。而除了医疗诊治外，土青加还关注着牧民的心理健康，通过聊天、倾听等方式给予心理慰藉与支持。

青海湖的风又起了，裸露在外面的每一寸肌肤被吹得生疼。透过车窗，看见扬起的风沙把土青加的身影削得又细又薄，如同一朵雪莲花一样，细薄到在视线中慢慢缩小，小到模糊了双眼，小到敬佩之情从我们心底油然而生。

（洪玉杰）